

## 黄昏之献

断裂的心弦，也许弹不出好的曲调来吧？

正如在那一天的夜晚，你的手在比牙琴上颤栗着，你那时不只是感觉了不安，而且感觉了恐怖。那月亮照临的山道，流泉的哀诉的声音，这些，也正象征出你心中的烦乱了。

说是你应该在梦中归来就我，然而，这崎岖的山路，就是你的梦魂也将不堪其艰难的跋涉呀！

啊，我是如何地思念你哟！

而且，更想不到这就是永远的别离。

梦，是多么地空虚。在你梦魂归来的时候，我不曾一次握过你的手，也没有一次看清过你的面容。

啊，你是在黑暗之中了。

啊，在黄昏里，你是离开了我，而回到你妈妈，

你爸爸那里去了。

啊，只要我知道如今你是在甚么地方躺卧着的啊！

没有不醒的梦，除了永久的长睡以外；然而在长睡之中连梦也会被忘却的呀！第一次梦见你在高原，第二次在海滨。

然而，等到梦醒的时候，坟墓就覆盖着你了。

我不要求你来给我解释命运之神秘，生命之无常，我不要求你来告诉我黑暗之国的消息，我不要求你来含泪讲述着你自己的故事。

但是，你啊，我愿你安息！

当灯油快完的时候，生命的呼吸也就短促起来了。在夜晚的世界里面，人们都是沉睡着。

天上的星斗啊，你们是在唱着挽歌么？

月亮呀，你也现出了如何仓惶的神态哟！

我看着花开，又看着花谢，我看着月圆，又看着月缺；你哟，我看着你向人间走来，又看着你离开人间而去，我看着你在梦里欢跃，又看着你受到了梦的欺凌哟！

夜之安琪儿呀，请为我歌一曲《流浪者之夜  
歌》吧。

一九三〇年，四月。

## 春夜之献

假若说那是一个梦，那么，我们是生活过了一个悲惨的梦呢。

从那土匪出没的山城里我们逃了出来，那是希望着从死逃到生，然而，谁知道仍然是从死逃到死。海风并没有将你的健康吹回，反之，我们只每天夜晚，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听着那海浪的呜咽和咒诅。

海呀，它是在唱着葬埋曲！

有时候，月亮从云端冒了出来，清淡的光辉罩着那病院近边的坟场：我想着只在不久以后你就会在坟墓之间，衣着白色的梦一般的衣裳，在那里徘徊着了。你会唱着：

啊，我望不见我的南方，

我的灵魂呀，迷失了归途。

啊，像这样的悲剧是曾在我的心头演过多少次了啊！

风暴在海边过来过往，我战栗着，你的面色也灰白起来。命运之神是驾着飞轮之车在向着我们追赶，风之姊喊叫着的是死亡的恐怖。

然而，你哟，那时你是在梦中，就是我也在梦中。

梦一般的生活，露水的世呀！

互相拥抱得紧紧，怕的是梦会在无意之中消逝了，但是我的心终究不曾温暖你的心。临死以前的恋慕与依依不能分离的情感，或许就正是魔鬼的恶作剧吧？

我的胸膛是一个软弱的胸膛，不能驱除人间的杀害，也不能驱除死神的威严。

啊，那时，你的头真是烧得火一般地热呀。

呜，如今是春雨之夜；

你的新坟呀，是在南方，南方，远远的南方！

一九三〇年，四月。

## 悲 风 曲

风啊，吹着吧，吹着我妹妹的坟墓。

啊，风是吹着了在我妹妹的坟上啊！

她如今死去了，风呀，她再不能随着你而歌唱；她的伤心，如今已经沉寂了在黑暗的土地啊！

你呀，旋舞着而来的，你是去报告她以残暴的消息的么？你呀，吼啸着而来的，你是去报告她以屠杀的消息的么？

啊，如今，荒原上已经没有人影了呀，只有她的羊儿是在鸣风之中哭泣着的啊！

啊，如今，荒原上已经是昏暗起来了呀，只有她的孤坟是独立着的啊！

草儿摇动了，感觉得死亡将要到了呀！

风啊吹着吧 我妹妹如今已经不能哭泣。

一九三〇年，九月。

## 海夜无题曲

啊，这山道呀，老是保持着这样的静寂。

想起来，是那一晚，海上风狂浪大的时候，你立在那峻峭的山崖上头，高声地呼喊着你姐姐的名字，那时候，你的声音该是如何地凄厉，使我疑心你真是疯狂了呀。你要跳下那山崖，我是不能拖得你住的，然而，那海水却是够多么冷的啊！把一颗火热的心，向着那无情的，狂暴的海波去倾吐，你啊，你，你该是蕴藏着多少不可以向人间诉说的心情啊！

如今，你该是永远地平静了么？我，每一次当我重经着这回到我们的卑微之居的山道时，心头也就不能平静了。

不能忍耐的压抑是和着疯狂一起来的。如今，我一人在这山上喊着“我的妹妹！”

真好像是一个噩梦呀，满有疯狂和恐怖。夜

半醒来，这才知道梦已经过去，你已经不在这世界上了。山道老是保持着这样的静默，然而，却是潜伏着了多少你的哭泣声的喧嚷啊！

风把你的头发吹得飞散，凌乱地披在你的肩上，你眼中发红，正如你姐姐投海的时候一样。风啊，噫，风啊，吹吧！让海浪掩盖了你们姐妹儿俩的尸首啊！

夜半醒来，一个人独行着这荒寂的山道，这才知道我是永远地失去了你了。

啊，在悲剧之中我们互相演着配角，互相做着主角的时候啊！你真唱得好，你姐姐也唱得好，如今是我来唱着这结束的一场，这最后的一场了呀。

“风啊，吹，把我的胸口吹得爆裂了吧！”

你姐姐抱着她的难产的婴儿从暴怒的海涛上面现出了半个身子，发出了震动的歌声，是唱着她的良人的受难。这也许是一个尾声么？

你的尸首横在你姐姐的身旁。你啊，你却永远地沉默，永远地沉默了。

一九三〇年，五月。

## 无言之曲

自从，你来，这里就空虚起来了。

你啊，你真是个不祥之物么？

阴暗与惶惑，不安的心情之表露啊！遗留着的是一件白色的死衣。如今，围绕在你的颈项上面的是不可以挽回的劫运。你呀，可怜的人，你将如何逃避啊？

我有说不出的语言，这些，我只能藏在我的心之深处。从你的无辜的行动，我能够找得出什么安慰或责难呢？停止了吧，你的如闪电般的飞翔啊：如今，正是夜暗呢。

只有你能了解我；但是，你能么？永远地沉默着，直等到黄昏日落，这却是如何的轻蔑之表示呢？我心沉坠到无底的深渊，我没有言语了。

你单薄得如同小草，但是眼泪却永不曾沾染

过你的脸面。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随处都是有  
着风波的啊！但是，我并不曾说过你是一个怯弱  
的人。

让你随着我如萍之飘浮吧，……

虽然我如今已经不胜其重累了。

一九三〇年，九月

## 失去了的南方

海波送了你去，你就再没有回来呀。我不曾送你，致使你的眼睛红肿，而且脸面也更其苍白了起来。然而，如今，你也学会了如何发笑么？

但是，告诉你，当海风吹来的时候，我曾呼唤过你的名字。

你有强烈的要求，追寻着不死的纪念；只是，当梦醒了过来，你无疑地和我一样地感觉得空虚。

南方的太阳温暖了你的心吧？海的波浪洗净了你的泪吧？还有，那不凋的青绿使你知道了青春的消息吧？

啊，请问，榕树的枝叶如今还是一样地响着的么？

你不知道，当海风吹来，那古老的树枝震动

着，从树梢发出呜咽似的涛声的时候，我是曾经如何地感动过的啊。

你有什么郑重的语言要来向我传说呢？在昨夜的梦中你曾走向我来，作了些个模糊的怨语。

不可以了解的精灵，就是你呀！

在噩梦之中寻找着，我和你都作过了主要的角色。记得么？你曾用过你的眼睛和嘴唇，我曾用过我的足和手。

自从有了生命以来，你不曾好好地演过喜剧；我也不曾。命运之捉弄么？也许是真的原由。然而，如今，你应当欢乐了。

但是，不要哭泣——让我用这纯白的衣角为你拭去那流下你的脸面上头的眼泪吧。

等到心的冰冷？等到泪的流尽？等到青春的消亡？等到我们的颈项围绕着羊毛般的白发？

然而，无须哭泣——我将用纯白的衣角为你拭去那流下到你的脸面上头的眼泪。

一九三一年，三月。

## 月季花之献

沉默而多情——虽然是在那样幼小的时候，我们就似乎已经看清了生命所为我们铺置的道路。从小，在我们的眼睛中就停驻着深沉而长久的凝视。我们爱惜着一滴露水，也爱惜着一朵鲜花。但是，当露水消逝，鲜花萎落的时候，我们又曾作出如何深长的叹息啊。

还记得我们一同诵念着“月季花，朵朵红”的时候么？你以异邦的声音学习着我们的语言，惹得我发笑。在四月的朝晨，月季花是盛开了。我们爱徘徊在那光荣的花丛，而互相献上彼此的呈献。我给你诵念着：

*“April, April,*

*Laugh thy girlish laughter……”*

你曾有的微笑，而给了我以你手中的花朵。

这些儿时的记忆，如今是显得如何地遥远！然而，假使我们能把生命看得短促一点，像在你身上所实现的那短短的生，那么，这一切也岂不正是如同昨日？只是，如今你已经是无能记忆，而这过往的一切在我的身上也渐渐地不能令我记得清楚，只如同生命之中的朦胧的烟雾了。

你笃信着宗教，直到你的最后的时刻。应当你是得到你的安息了。我如同一个被放逐的囚徒，奔波着在这人之海，背负着生命的重累与疲乏——啊，露与花，我已经停止了爱惜，只有你的记忆在我中夜未寝的时候，是使我伤心的呀！

在这三年来你的灵魂不曾来入于我的梦境，有时，我想着你的垂飘的黄发，想着你的沉静得如同湖水一般的蓝色的眼，但是，这奔波与负累已经从我的感觉之中驱走了你的显现，而只遗留了给我一个模糊的背影。

在这四月的朝晨，月季花又开得灿烂了。在阳光还没有照临之前，我低着头从花丛经过。春天快走到它的尽头呢。我凝视着那新开的深红的一朵，从我的眼中流下一滴辛酸的泪。你出现了

在花丛之中，穿着纯白色的寝衣，正如这时间已经迅速地变成了初夏，而你，由沉默的童年，已经越过了那多忧愁的少女时代，不曾经过坟墓的覆盖与死亡的恐怖，而携着夏日的繁茂，长成了在我们的崎岖的路上。我轻轻地摘下了一朵新发的月季，正和在我们的童年一样，无言地呈献了，然而，这一次，却是向着空虚。虽然这是三年以来第一次地你在我的幻觉与怀念中清楚地显现了你自己的发，你的眼，你的仍然是显得软弱的姿态，但是，我又何从而将你捉捕呢？一瞬眼就消逝了的你的幻影，是较之你的生命还更为短促的啊。即使你的幻影可以让我拥在我的怀抱，但当太阳升起，带来了熙攘与忧烦，如同大的流将我冲走的时候，啊，到那时你是不能在我的面前存留的呀！

我缓缓地离开了花丛，携着这仍然凝着我自己的泪珠的花朵。在坟墓之中你会把一切都忘记了，但是，在我的生活之中，你却何须给我带来这过于深入的怆痛呢？花将如秋叶一样地凋落，而泪也会如夏雨一样地干掉的呀。然而，假如你的眼睛是能看见的，你会知道我是怎样地想要抓住

你的记忆呢！

月季花是你所爱的，我珍重着我所采摘的每一朵。我将它们供置在我的案头，我将它们藏在你所曾经爱读的书籍，我将它们遗给我所心爱的友伴，然而，当那难以想象的短促的时间一过去，鲜丽的颜色，香，与娇媚，都已成为过去的时候，我的珍重又能算得甚么呢？

*We have short time to stay . as you . We  
have as short a spring ……*

那么，我只能抬头向着天上，以等待你的临降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

## 失 去

失去了宗教，这于我该是如何大的一个苦难呢？

清晨，当我迟疑着在床上的时候，我听见了那教堂里的钟声，是那样幽扬，一声一声地敲着，让那音波一直如同针刺，落在我的心头，几乎是要使我落泪。

我想起我们的少时，当我们的妈妈带着我们跪落在圣玛利亚的神像面前的时候，我们是曾作出了如何的宗教的激情与神游的狂喜。那时，一个圣母，头上有着灿烂的光辉，脸上堆满着慈爱与摸抚，是如何地使我们的稚小的心完全宁静了，如同已经沉醉。

有时候，我们在花丛里面看见了一朵蔷薇，上面仍然凝着朝晨的露珠，似乎是对着我们微微笑了。我们会完全满足，认为这已经没有缺憾，没